

2024年第47期新闻稿：把世界和平给我们



《两名保卫领袖的卫兵》赫里·多诺（印尼）作于201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5月31日，美国军方批准了《印太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原则声明》，旨在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军工合作。该原则概述了多项举措，例如在澳大利亚共同生产导弹和火箭系统、与日本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以及可能与韩国在包括火炮系统在内的国防技术方面开展合作。此次合作加深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印太地区建立的广泛伙伴关系网络。

作为深化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于11月15日开启了对该地区的**访问之旅**，行程包括澳大利亚、斐济、老挝和菲律宾。奥斯汀的行程从澳大利亚达尔文开始，他将在那里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召开第十四届三边防长会议（TDMM）；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廷德尔基地，美国正在共同资助该基地的**扩建工程**，使其能容纳可携带核武器的美制B-1和B-52轰炸机。在老挝，劳埃德·奥斯汀将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讨论所谓的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此行目的是强调即将离任的总统拜登和即将上任的总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连续性。



《炭笔画2》鲁西亚特·拉里（斐济）作于2017年

2020年初，一些人开始商讨是否需要创建一个平台，讨论美国沿东亚海岸线通过其自身的军火库和一系列军事联盟进行军事集结的危险。这种集结始于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的“重返亚太”战略。讨论最终促成了“**拒绝新冷战**”组织的成立，该组织以许多个人和组织签署的**声明书**为基础。“拒绝新冷战”组织于2020年7月25日举行了首次公开**网络研讨会**，此后又发布了14份简报，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和美国-北约在**东北亚**的军事系统等问题。

在美国大选结束后，“拒绝新冷战”组织发布了第15期简报，探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重点关注美国对华新冷战。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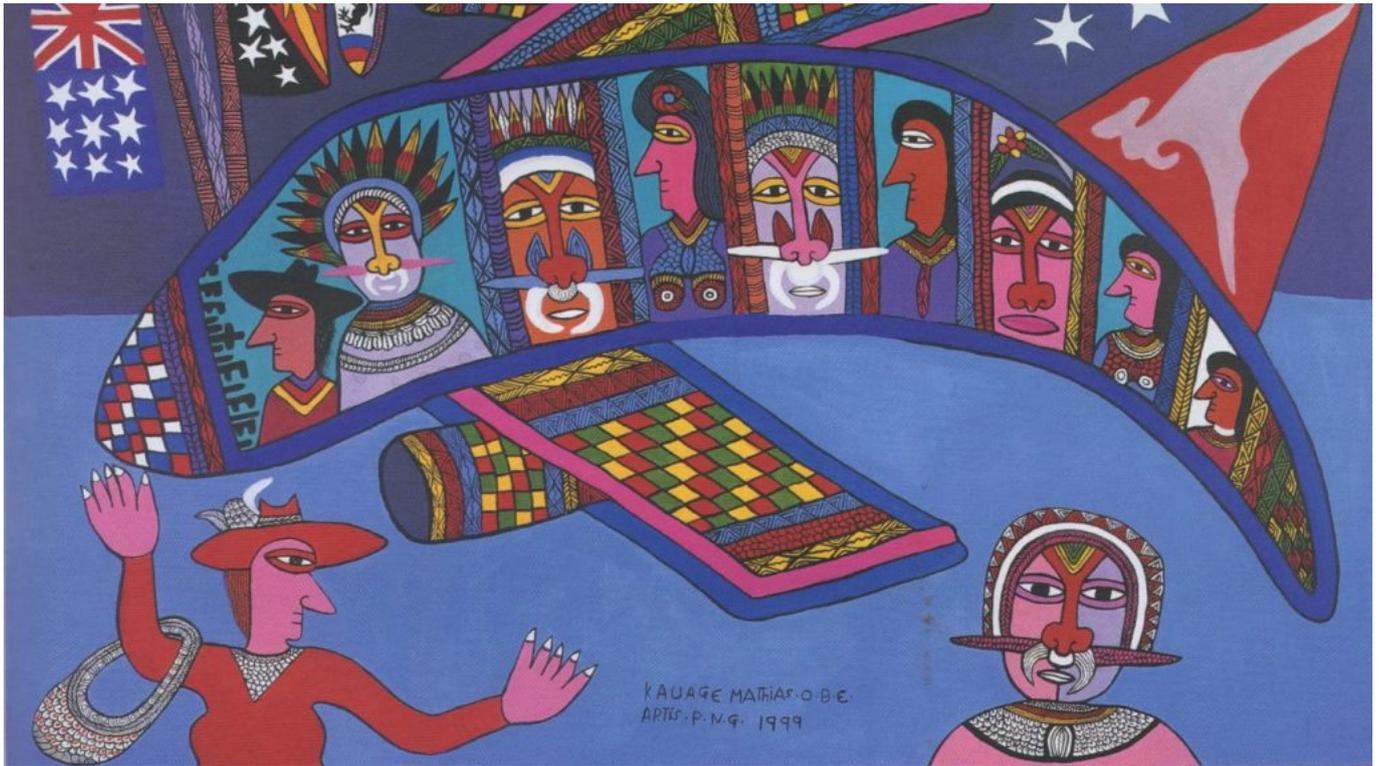
NO COLD WAR | Briefing N°15

Trump's Victory is a Morbid Symptom of US Imperial Decline



11月6日，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7任总统，他将于明年1月重返2021年宪法危机和极右翼暴动失败阴影下离开的总统办公室。与2016年首次参选相比，他赢得了更彻底、更无可争议的胜利。2016年，他在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中获胜，但普选票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选举人团制度是一个晦涩且极不民主的机制，全国选民中只有**0.03%**的人可以决定最终获胜者，而鉴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这一结果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这次，特朗普的得票数比副总统哈里斯多出200多万张，成为20年来首位赢得全国普选票的共和党候选人。（此结果与自2020年以来民主党失去近1000万张选票的关系更大，而非特朗普的支持率略有上升。）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赢下了所有七个“摇摆州”。



《考阿格飞往苏格兰参加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幕式》马蒂亚斯·考阿格（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于1999年

密歇根州是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选民聚集地，也是本次选举中最具代表性的摇摆州之一。拜登-哈里斯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种族灭绝式袭击，这可以说是导致其惨败的原因。在阿拉伯裔占多数的迪尔伯恩市，哈里斯获得的票数不及拜登2020年票数的一半，落后于特朗普，而反种族灭绝的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因的得票率则超过了18%。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出口民调显示，有53%的穆斯林选民选择了斯坦因，因为他们认识到两大政党必定支持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在国内暴力镇压声援巴勒斯坦运动。

虽然民主党传统选民的核心群体因拜登-哈里斯政府推行凶残的外交政策而背弃了他们，但特朗普即将就任总统，在巴勒斯坦人遭受了一年多全面种族灭绝之后，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宽慰。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打算让内塔尼亚胡政权在加沙“完成工作”（finish the job），所有迹象表明，他将维持并加速拜登推动的完全服从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新中东”。从特朗普过去和现在对伊朗的好战态度来看——他在第一任期内暗杀了卡西姆·苏莱曼尼，并单方面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英文简称JCPOA）——他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危机升级为一场全面的地区战争。一个明显的迹象是，特朗普选择鹰派伊朗问题专家马尔科·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并选择布莱恩·胡克（在其第一任期内曾提出对德黑兰实施“最大压力”战略）负责过渡时期的工作。



《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埃尔默·博隆甘（菲律宾）作于2017年

卢比奥对俄罗斯的态度历来强硬，人们原本希望特朗普至少会缓和北约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任命卢比奥似乎给人们以为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原本提振这种希望的原因是特朗普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计划把美国军援的条件设定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谈判并接受临时停火，同时威胁称如果莫斯科拒绝这一安排，美国将“打开闸门”（open the floodgates）。这并非出于外交上的原则性承诺，而是出于同样好战的现实政治考量，即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并试图将美国的军事资产转而用于对中国施加更危险的围堵。

特朗普的内部人士埃尔德里奇·科尔比已经制定了**全面计划**，旨在围绕台湾挑起热战，而他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将负责执行该计划。事实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几乎肯定会加剧美国对华的混合战争，这种混合战在他第一任期内急剧升级，并在拜登执政期间有增无减——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信息战和贸易政策。特别是，他提议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至少10-20%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称，这将大幅提高消费价格，从而每年给普通家庭带来约3000美元的**额外支出**。



《面孔》马兰加塔纳·瓦伦特·恩格温亚（莫桑比克）作于1972年

拜登-哈里斯政府打击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而这样的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这也是民主党溃败的直接原因。在拜登任职期间，实际周薪明显下降，不平等程度加剧（截至2023年12月，每9名成年女性中就有1人生活贫困，其中16.6%为黑人女性，16.8%为拉美裔女性）。与此同时，从2020年3月到2024年3月，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惊人地增长了88%（达到5.5万亿美元），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所示的资本财富增长了72%。难怪特朗普拿下了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家庭的大多数选票（包括因通货膨胀而报告“十分困苦”家庭中的74%），而失去了年收入超10万美元家庭的选票：这与2020年和有记忆以来历次总统选举中的党派格局完全相反。

最终，这种经济上的不满使特朗普以足够大的优势获胜，第三方候选人的选票份额根本不具决定性：这对民主党人来说又是一个耻辱，他们竭尽全力阻止进步的反种族灭绝候选人参选。乍一看，许多选民对拜登-哈里斯政府大规模国内支出计划的失败感到失望，这似乎使得将哈里斯败选直接归咎于拜登外交政策的说法变得复杂。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预算包括军事预算（包括维持由900多个军事基地组成的全球性帝国，向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投入1750亿美元，向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动投入180亿美元，而实际军事支出是官方数字的两倍以上），仅在2022年，军费开支就达到了惊人的1.5万亿美元，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个国家的国内预算是“国内的”。特朗普主义在孤立主义和好战、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走向矛盾极端，不过是帝国暴力衰落的又一病态症状。



《和谐的人民》安迪·莱莱西乌阿（新西兰）作于2017年

正如第15期简报所指出，这些病态症状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渴望通过战争来破坏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这极其危险。我们或许应该从那些了解战争会带来什么的人那里听听意见。东汉时期的军阀曹操有一首**诗歌力作**（《蒿里行》——译者注），就发出过类似警告：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热忱的，

Vijay

